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語堂

中國音韻學起源於詩韻的研究，而詩韻的研究，起源於吳才老協韻之說，所以古音學家多致力於韻母的研究。今日我們看研究古韻的成績，還有相當的精細系統，有幾種確定的結論，而於三代聲母的歷史，則只有短期的研究及粗糙的成績。比如古韻的分部，由預氏十部，江氏十三部，段氏十七部，孔氏十八部，王氏二十一部，章氏二十三部，至黃氏二十八部，愈分愈密，而聲母則幾乎只有合併，沒有分析，章氏二十一紐，變為黃氏十九紐，研究愈久，而界限也愈疎。陳蘭甫於切韻攷外篇從「照穿牀審喻」五母，別出「莊，初，神，山，於」可謂惟一的例外，惟一的發明。「泥，娘，日」，既可合併，「影，喻」尤可混為一談，而「濁母後起」之說，遂也似乎有成立之可能。實則於合併古紐，既未得其分出今紐的條件，而所根據以為合併之理由，也不外乎數紐古時之通用而已。如果承認「通用」即是「同音」，就韻母的通用（合韻）正又不少，結果只須把古韻分成苗夔的七部完事，何必分爲二十幾部呢？從這一點，已可看見古聲母研究的方法及成績都比韻母研究的成績方法幼稚粗陋的多。

(1)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2)

章太炎以『精，清，從，心，邪本是照，穿，牀，審，禪，之副音』（見新方言卷十）遂毅然將二種聲母合併，而以『精，清』等歸入『照，穿』等，這已經來得武斷。更奇怪的，是黃侃的古音十九紐說的循環式論證。黃氏何以知道古音僅有十九紐呢？因為在所謂『古本韻』的三十二韻中只有這十九紐。如果你再問何以知道這三十二韻是『古本韻』呢？那末清楚的答案便是：因為這三十二韻中只有『古本紐』的十九紐。這種以乙證甲，又以甲證乙的乞貸論證 *Proving the question*，豈不是有點像以黃臉孔證明中國人爲偉大民族？何以知道中國人偉大呢？因為他們黃臉。但是何以知道黃臉人偉大呢？因為中國人就是偉大民族！實則黃氏所引三十二韻中不見黏齶聲母並不足奇，也算不了什麼證據，因為黏齶的聲母自不能，見於非黏齶的韻母，絕對不能因爲聲母之有無，而斷定韻母之是否『古本韻』更不能乞貸這個古本韻來證明此韻母中的聲母之爲『古本紐』。黃氏十九紐分類如下（見華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表中『于』黃原作『爲』，『山』原作『疏』）

(3)

深 喉	影(喻, 于)				
淺 喉	見	溪(羣)	曉	匣	疑
舌 音	端(知, 照)	透(徹, 穿, 審)	定(澄, 神, 禪)	來	泥(娘, 日)
齒 音	精(莊)	清(初)	從(牀)	心(山, 邪)	
唇 音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我們不但不能承認『濁母後起』之說，我們並且相信古音中有今日已遺失的濁母。陳蘭甫發明古有『莊，初，神，山，於，』五母，獨於『禪』母沒有別紐可以分出。其分出情形如下：

- 『照』分出『莊』(此外有『精』)
- 『穿』分出『初』(此外有『清』)
- 『牀』分出『神』(此外有『從』)
- 『審』分出『山』(此外有『心』)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禪」——（此外有「邪」）

「喻」分出「于」

「影」——

珂羅偈倫所考也正相同，在「照，穿，牀，審」都分出兩種的切語上字，（在第三等者，定為前齶音 *Palatals*，在第二等定為齒齶音，*Supradentals*），獨於「禪」母下，只有前齶音，沒有齒齶音。這是第一樣可以引起我們注意的疑問。（陳蘭甫只承認這是不齊為物之情的自然現象，並借此解釋為字母家併「莊初」等於「照穿」又併「喻」於「於」的理由：因為影一類，喻却二類，審二類，禪却只有一類，所以索性都併為一類，以求齊整）。第二疑問就是「影喻」二母的區別何在？這是歷來講古音的人所不得而知，所以如章黃二先生都要把「影喻」二母歸入古音中的一紐，而事實上「影，喻」之分，終得不到滿意合理的解釋。（錢氏於養新錄說：「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為喻母」）

倘是我們假定「喻」母包括一種古音中已遺失的聲母，（*J*）這兩種的疑問都可以同時解釋。

現在先把我們假定的「喻」母及其關係字母的古讀寫出，再講這讀法的證據與理由。

『影』母：古讀元音 (Vowels 但珂氏作聲門關閉 glottal stop) 沒有字首輔音 (Initial consonants)

『喻』母：古讀 *j* 音即英文 *June, July* 之首音。此音在隋唐之間變為 *y* 音，與『於』母併合。

『子』母：古讀 *w y* 輔音

若與以上『照，穿』等母聯合起來，我們要發見所未分出與『禪』母相對的空缺，實在就是已分出的『喻』母，因為他由 *j* 入 *y*，所以由與『照穿……』『莊初』同類轉入與『影曉……』同類，而這本來的關係。遂泯滅不見。同時我們發見在上古與『影』相近者，不是『喻』而是『於』。『喻』在上古是與『影』截然不相通的，非如章黃二君所言可以歸成一類。

所以我們明白『喻』母的古讀，須先推翻『喻』母在三十六字母上素來的分類與位置。

(5)

(1) 我們不能把『影，喻』看成一對，只能認『喻』母所分出的一部字（『於』母）為與『影』母相近。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6)

(2) 我們應該認『喻』母為與『莊，初，神，山，』等母同類，與『禪』相對，而得以下的格式（附以上古音讀。凡y指齶音。除『莊，初，神，山，喻，』外餘與珂氏合）

照	穿	牀	審	禪
ts	ts'	dy'	sy	dy

（隋唐後與『莊初』等合）
（『禪』入 dzv 入 zy）

莊	初	神	山	喻
chy	chy'	iy'	shy	iy
精	清	從	心	邪
ts	ts'	dz'	s	dz

（『喻』唐初入y）

（（『邪』隋唐後入z）

* * * * *

『喻』古讀j（按珂氏擬為z）不讀y，可由『喻』母的諧聲痕跡一望而知。『喻』母與『影』母的分別，珂先生已經指示我們是『影』母諧聲的字仍屬『影』母，而『喻』母諧聲的字每有他種聲母的痕跡（如『祥』由『羊』得聲，『羊』為『喻』母）；反過來說，

如羊：祥一類的形聲字與偏傍聲母不同的，其減聲母的偏旁必定是『喻』母，而必不是『影』母。珂先生未講到『於』母，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來問『喻』『於』的分別何在，我們要發見含有遺失聲母痕跡的都屬『喻』（三等）而『於』。類的字（四等）除少數例外，都與『影』類相同，沒有特別可異的諧聲。現試舉幾個『喻』『影』『於』三類的一切語上字縷列於左，做個比較

（喻類）余（諧叙）予（諧序）夷（與弟通）羊（諧祥）弋（與奴通）與（諧喚）悅
（參見說）

（於類）於，羽，雨，云，王，章，永，有。

（影類）於，央，伊，憂，烏，哀，安。

我們可舉以下幾個例來證明這種的奇異諧聲，不是出於偶然，是含有音韻史的重要材料的。倘是我們搜集『喻』母jü字的音，我們可以看見他們所諧的字，都整齊齊的含有同樣的聲母變化。

余（喻）：敍（邪）

予（喻）：序（邪）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與(喻)：喚(邪)

以(喻)：似(邪)

已(喻)：祀(邪)

但矣(於)：俟(牀)

這只是舉一種的例，如果我們詳細研究其他相關的形聲字，要發見所有關係都不外『審，禪，邪，心，』等sy, dy, dz, s一類聲母如『余』之有『徐，糝，僚』(邪)，『予』之有『舒，紓』(審)，『扞，杼』(神)。「以」「目」「已」「與」本同，或古時通用，或古今文不同(見檀弓下「則豈不得已」註)而所譜的字如『似，媿，耜，祀，汜，喚』也都一律的有『邪』母，可見得古音『喻』母與『邪』母極近。再如上例以外，所有的同樣的諧聲變化也都可追溯到『喻』母，而絕不見於『於』『影』二類字。

羊(喻)：詳，翔，祥，等(邪)

俞(喻)：輸，隄等(審)

攸(喻)：修脩(心)

曳(喻)：洩(喻，心)

其字不相蒙而語實相系的如：

移（喻）：徙（心）

耶（喻），邪（邪）又讀耶。

弋（喻）：射（喻，神）按廣韻射「射」羊益切，又食夜切。「弋，姒」二字古聲

相近，左襄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作「氏氏」

夜（喻）：夕（邪）按「夜」從夕亦聲

翼（喻）：閩南土話作^{ㄩㄛˊ}（陽入）

又如文學假借，周秦「喻」「邪」每每通用。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左襄二十七年傳作「何以恤我」。「以」字不但可以諧成「似」字，且實際上與「似」字通用：易明夷「文王以之」釋文「荀向本作似」；漢書高帝紀上，集注引如淳曰「以或作似」；又易損釋文「以虞本作祀」（以古作目），這都是證明當日「以」有「似」音。錢大昕（養新錄卷二，姒條）說「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是因爲不解古「喻」母有j音，故讀似如以，不讀以近似，實則「以」j-「似」dz相去之間無幾，故可通用，並非完全同音；但是錢氏也引了很好的證據；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又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又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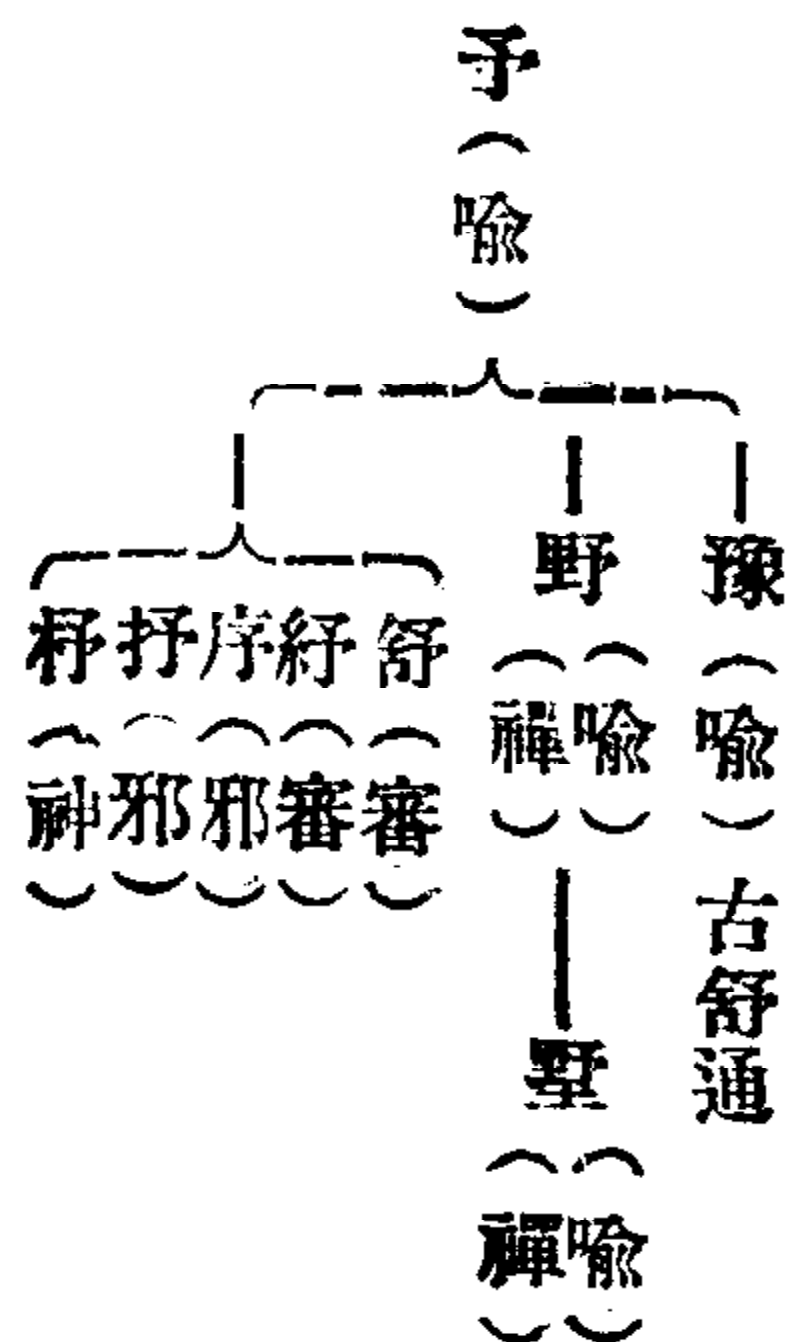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九

詩，美孟弋矣，弋即姒——這些都是鑿鑿的證據。

又如「豫」字（喻母）古近「舒」音（審母）故與「舒」通用：書洪範「豫恆煥若」，公羊成九年傳作「舒煥成若」；大戴記五帝德「貴而不豫」史記五帝紀作「貴而不舒」；書洪範「曰豫」，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曰舒」。「余」（喻）古亦作「舒」「疏」；爾雅釋天釋文「余本作舒」；史記匈奴傳「比余」，索隱曰「漢書作比疏」。

最明顯的例可以表明「喻」與dy dz sy密切的關係莫如「野」字（喻母）。他從「予」得聲，但是自身有「承與切」（禪）「與者切」（喻）二讀；沈重毛詩音於詩燕燕首章「遠送於野」注音「時預反」；「墅」由「野」得聲，也有「喻」母「禪」母二讀法。我們如將他的聯帶關係綜合起來，就得以下很明顯的系統：



* * *

以上已經證明「喻」與「審，邪，禪，」等母的密切關係。這並不是要效法章黃二先生，即將「喻」母抹殺歸入「邪」「禪」等母；這只然證明「喻」音含有遺失的聲母，否則不能有此種特別的諧聲現象，與「影」母全然不同；並且可以證明「喻」的讀音與「審，禪，邪」等母極近，應歸入審，邪，禪」的「正齒」「齒頭」類，不應列入所謂「喉音」類。同時我們可以推定「喻」定然不是「邪，禪」等音，否則後來不應有與「邪，禪」不同的演化；「邪入正，「禪」入zy入zhy，而「喻」轉入y與「影」「於」母相近。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問「喻」既不與「照，穿」的「禪」相同，又不與「精，清」的「邪」相同，而又與「禪，邪」極近，我同時又看見「莊，初，神山」一類正缺少一個與「禪，邪」相對的音，就依語言發音習慣相同必有相類讀音的例，推定，「喻」母應與「莊，初，神，山，」合成一類。因此我們可以推定「喻」是j音，因為由j入y是語言史上最自然最常見的事（單以j字母在英法獵丁的讀法與y音的互相通轉已可想見。）j音又極近dy-dz-sy-s-所以與「禪，邪，審，心」等母通轉是最自然易曉的。我們現在把這些聲母的古讀及演化的概略列成一表，就可以明白「喻」母古今讀法轉變的關係。（「見」類「幫」類不錄）。

(11)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三一

	古 音	唐 音	京 音
第一類 { 端透定泥	t t' d' n	t t' d' n	t t' t n
第二類 { 知澈澄娘	ti t'i d'i ni (第一類 聲母同)	ty ty' dy' ny (第二次 齶化)	ch ch' ch' (陽平) n
第三類 { 照穿牀日審禪	ty ty' dy' ny sy dy (第一次 齶化)	chy chy' jy' njy (鼻音) shy zhy (與第四 類合)	ch ch' ch' (陽平) j sh {sh ch' (陽平)
第四類 { 莊初神山喻	chy chy' jy' shy jy (第五類 珂氏作同)	chy chy' jy' shy y (入第六類)	ch ch' sh (陽平) sh y
第五類 { 精清從心邪	ts ts' dz' s dz	ts ts' dz' s z	ts ts' ts' (陽平) shi shi (陽平)
第六類 { 於影	y,w 元 音	y,w 元 音	y,w 元 音

珂先生假定「喻」爲z，我以爲不滿意。(1)因爲j變y爲最自然，比z變y自然。(2)珂先生假定「喻」於z之外並且代表已遺失的d, g (「定」，「羣」是送氣的。d, g) 。這自然是對的(如「甬」之諧「通」，「勻」之諧「鈞」)但是珂先生的假定這同時以「喻」母代表d, g, z總有點不自然。倘是假定「喻」爲「j」；我們知道齶化的d, g (或單在j前變爲j是極常見的事(見英文d, g的歷史，及今日George, procedure, 等字之g, d讀音及India之俗音爲證。齶化d, g與j字音的相近，由法文Pisio quinque. 的t qu音也可想見。)

惟有明白這j dy dy ny的聲音相近之理，我們才能解釋古「夷」字的通轉假借及讀法。

夷作弟：易渙「匪夷所思」釋文「夷荀本作弟」

夷作睇：易明夷「夷于左股」釋文「夷子夏本作睇」

夷作穉：史記田完世家「完生穉孟夷」索隱引世本作「夷孟思」

夷作遲：詩四牡「周道倭遲」釋文「遲韓詩作夷」

遲卽夷：匡謬正俗八「遲卽夷也，古者遲夷通用」

夷訓觥：通鑑注引風俗通「夷者觥也」

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

夷訓柢：後漢東夷傳注引風俗通「夷者柢也」

夷作陳：左氏僖元年「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夷作電：淮南天文「庚子于庚子夷」注「夷或為電」

夷訓陳：禮記喪大記「奉尸夷于堂」釋文「夷陳也」

夷作辰：左氏宣十一年「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

夷同仁，人，屋，儿。例證俱見章太炎檢論卷五正名雜義，又見章氏小學答問「夷平也」

條。茲不贅。（按吳大澂字說夷字說謂「夷」古字即今「尸」字；「盡」實

「尸」重文（夷夷）漢人不解誤以為古「夷」字。）

夜巡

少仙

是涼而暗的夜，然而並不冷，也並不黑；祇是薄薄地涼氣，蕩漾着微微的閃光。

天上佈滿了疏星，朗朗地，閃閃地，爲深沉的黑海裏耀灼的魚鱗。

天畔掛着一鈎鉄月，冷峭的彎着，巨蟒的毒牙似的想吞沒那傲岸撐持于天之一角的黑影。

森林的黑團中傳出來貓頭鷹的怪叫：「嘿鳴！嘿鳴！」爪啄間像撕剝着俘擄。

遠處的黑暗中號着餓狼，口中噴着毒焰；眼裏射着凶光！正在搜尋牠理想中的肉山血海。

地球母親坦然臥着，一切弱小者都沉甜在她袍衿下，以她的黑暗作成了牠們保護色。

這時只有震駭的戰慄，無邊的寂寞，深沉的黑暗；如在險惡的海底！

我憤怒這幾點疏星，厭惡這一彎殘月；給了我誘惑的嘲笑的然而使人疲乏的微光；可咒詛的光明！——尤其是這種微弱得如螢火似的東西。

然而我的血管在迸裂了！

我沒有什麼希望，——也不願有什麼希望！——沒有什麼畏懼，咬着憤恨的牙齒，握着暴怒的拳頭，逆着夜風，向無邊黑暗怒衝！

「嗚，嗚，嗚，」前面響着黑流，滾滾波濤，如起伏的山峯，暴怒的顫動！又如載着幾萬支毒氣砲負有陷沒敵土使命的軍艦，怒衝在海洋上，

我狂呼，我歡叫！然而沒有回應；除了遠處的餓狼，和黑團中的貓頭鷹。

「你壯激的黑流！願你洗去了大地上一切弱小，疲倦，醜惡，腐朽；你偉大的黑暗！願你永遠統制世界，戰勝光明，我預祝黑流勝利！黑暗萬歲！」

黑流向我衝來了，為野燒的火舌，迅急的撩纏著……。

呀，燈火熒熒地，是母親的臥房！

母親坐在床沿，我被包在柔軟得膩人的被褥裏，母親兩眼淚汪汪地望着我。

「唉，怎麼啦？瘋了麼？！醉了麼？！不准你這樣胡鬧，要知道你是母親的；別人的年歲，閱歷，知識，名，業，豐富了自己生命；你的年歲，閱歷，知識，名，業，瘋狂了自己，毀

滅了自己！……越大越胡來，越野，越叛逆！你沒有得到學業，反飲了狂藥了！要知道黑暗是可怖的，狂潮更能溺人，誰敢在野的夜半裏狂奔，與黑暗嬉戲？」母親嗚咽了。

「不，母親！」我憤怒的瞅着母親：「我不是你的，是魔鬼的！這是你的，送還你吧！」我從懷中指出那顆久已乾皺得如風乾的茄子似的枯心來，怒擲在她懷裏！「呸，拿去吧！原來祇貯蓄着一點點淚水呵！早枯了，拿去吧，世上並不需要這東西！」

母親悲傷的捧住了這顆枯心，徬徨的看着我，滴滴的眼淚又重新洒上去。

我憤怒的瞅着母親！……

○

○

○

「呵！這是到了什麼地方？」我睜開驚奇的眼睛：我如籠罩在碧色的濃霧裏。從霧中窺視，神幻的繽紛搖曳着藍紫的光閃，被馥烈的然而蕩人的香雲更加濃濃氤氳；白玉色的陳列發着微微閃光，地下的天鵝絨如初春的鮮草。呵，這樣眩惑，迷離，直疑心我已化爲煙霧，然而用手一觸：呀！觸着了柔滑的實體！我身傍正沉酣着一個潔白的，紅潤的，烏亮的全軀！「唔，女人！女人！」我驚詫的叫。那全裸了的淫縱的全軀動了，霎時綿花般的臂膊圍繞住我的頸項，我吃驚的詫問：

「你……你……你是誰！」

「噢！你魔了？連你愛的都不認識？」如鶯啼一般的清響，從她已湮到我嘴邊的紅潤溫香的嘴中發出。

「胡說！你究竟是誰？」我加重了我的怒咤。

「我是你以前曾經愛，現在還在愛，將來預算愛的『愛人。』」

我心上霎時如穿上一支烙針，迅猛的將她抓住！

「愛是騙子，是猛獸！我所有你應騙的，應吃的，你都騙盡吃光了，還來作什麼？去！你們的世界已不需要我，我靈魂更厭棄了你們！」

我憤怒的把她摔在天鵝絨上，脆的一聲，她變作了一股輕煙混和于繽紛藍紫的光閃裏；接着層層黑暗向我包來……。

○

○

○

天畔的鈇月已被黑影吞沒，滿天的疏星也被黑暗掩盡；不辨在曠野是在深谷，在山巔是在海底？聽不見貓頭鷹的怪叫與野獸的飢嗥，耳邊只有風聲，濤聲，雨聲，萬有聲；眼前只有黑暗……。

我沒有希望，——也並不希望！——沒有畏懼，咬着憤恨的牙齒，握着暴怒的拳頭，逆着夜風，向無邊黑暗怒衝。

第四個五卅作于上海；

十月二日脫稿于日本。

近代文藝的背境

內崎作三郎著 王璧如譯

近代文藝，尤其是歐洲近代文藝，都是以各國民的歷史和文明做背景的。

故本書先追溯古代的希臘及希伯來文明，次叙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再次則叙近

代的社會背景，然後詳論歐洲各國——法，俄，北歐，意，德，英——的近

代文藝，使讀者極易理解。凡欲明了歐洲的近代文藝者當以先觀此書為快。

究竟忘不掉底「三三一」

渝州一青年

馬馬虎虎底序

事隔年餘，被遺忘了的「三三一」，究竟在最近底語絲上提起了。（見四卷六期及十四期）因此，我隱着的悲哀，恐怖底回憶，在我腦中來往，好似要衝出頭蓋，暴露給世人一看的，

但是，我怕有人責我亂發牢騷。在我們大中華底四川中，已經遍插青白的旗幟了，革命空氣已經很濃密了，革命之福利，川人已經拜賜了，那裏還有什麼烏牢騷！更何從而發之也哉！

事前底空氣

(21)

十六年三月卅日，有一個商界的戚串來找我談天，並且警告我說：「明天的市民大會，你不必去，聽說要打洋人，打教堂，美國兵輪的大砲，已對準本城，僑渝的英人，法人，都上了船，城內一亂打，他們就開砲，很危險，衛戍部已通知我們，叫我們明天休業哩。」我在街上又會着一位商團的朋友向我說：「明天要打架喇！衛戍部已通知我們，囑我們明天加入

究竟忘不掉底「三三一」

時不要亂動。」

當場底悲劇

這天開會，特別熱鬧，民衆以數萬計，會場的佈置很妥當，中央是主席團司令台，周圍是指定的各團體的休息地，壯的小的，男的女的，農人工人，市民學生，站了滿場，正午前後，正要開會，「乒乒乓乓！」會場的進口，忽然發現了手槍聲，同時進口的民衆，向四面逃竄，這時，槍聲更密，影響及于全場，秩序大亂，擠得一團糟，越擠越緊，有跌倒的，有呻吟的，有哭的，有喊的，有許多去跳城牆（打槍壩是挨及城邊的一塊廣場，）有許多伏在牆邊。站滿民衆的會場，這時盡是揮刀，弄槍，舞棍，使棒，橫衝直撞的武士們，只聽見「打呀，殺呀！」的聲音，我蹲在一個牆角，側邊有幾位女生，拉着她們的先生抱頭病哭。又有一個女童子軍向一位中年人說：「先生！救命！請把衣服借我穿，他們盡向着我們打呀！」

——你是不是共產黨？！

——我是普……通人……先生！

「拍！我立刻把眼睛閉合了，在我側面打死了一個男童子軍。

——手表！取下來！檢查！還有！眼鏡！那個！戒指！

——是……先生……是的是……

武士們到那邊去了，我正慶幸未被檢查。我在人叢的內面，忽然外面的人說：「莫動，又來了！」

——不是共產黨的，把衣服脫下來檢查！

——是，是，是，請看，先生夥！

——就來，先生，在脫。

我把馬褂脫下來，恭恭敬敬底獻給他們，他們就一齊拿去檢查去了。

約一點鐘，槍聲漸稀，有人大聲呼曰：「不打了，走吧！」武士們才長嘯一聲，一衝出場，不知去向矣。人們慢慢鬆動，我也立了起來，舉目看場上，順七橫八，東倒西歪，盡是死屍，紅血滿地，腥氣撲鼻，走出場口，踏過十幾個(?)大小的屍體，一步步隨人們回家去。

脫險后底見聞

出場外就看見附近打槍場的一條街上，也有被槍打死的市民，工人，學生，童子軍，女學生，血還正在流，有的還在動，這時，我倒緊捏了一把汗，沿途各路口，都有衛戍部的手

究竟忘不掉底「三三一」

槍隊，提槍實彈，對着我們，只准向指定的一條路進行，其餘各街巷，都不許通過。我只得從上半城到下半城，又由下半城回到上半城。

這一路所遇見的是；滿身血污的小學生，頭破足斷的市民，血肉模糊的女尸，婦女哭兒女的哀聲，這時候，各個尸親已經把自己的人連出來了。

在要到家的一個牆壁上發現了一張衛戍部的文告，大意是；「打槍壩因發生工學衝突，現已解決，望全體市民，各安生理，勿自驚擾，此令」云云。

我回家不久，就有人來說；「省黨部，新蜀報社，四川日報社三處已被搗毀。」又有人來說；「漆某這個共產黨，已經拉出城外亂刀砍死，耳朵，舌頭，也割去，痛快！」

我于是日傍晚出街打聽，所得的結論是：

「今天共黨居心暴動，若不預先防範，恐怕重慶已化爲一片焦土去了，這些學生，該死，該死！」

過了幾天，聽說某某的田產，已被某某團總查封了，理由是：「某某是共產黨，應收其田產充公。」又有某某被團總捕去，拷打之後，登報申明不是共產黨，罰了幾千元，才沒有封他的田產。（團總是鄉間辦民團的各場首領）

再隔了幾天，打槍壩死難的學生家屬(?)，組織了一個家屬聯合會，發出宣言，略謂：「打槍壩事件，是各校校長強迫學生去的，應請政府撤換，其次是共產黨萬惡，亦應請政府嚴緝正法」云，

我們的軍長劉湘，看死的人數太多而且可憐，發了一萬元作撫恤費，傷的五元，死的十元，結果，傷的。元，死的還是。元，但是報紙上確實印的是一萬元哩。

我在追悼「三三一」死者的會中，看見了一付對聯止記得一句云：「有錢的竟可殺人，」隨隨便便底跋

無人作序，自己來序，同理，自己還是可跋，我作這篇文，完全是讀了語絲四卷六期及十四期所引起的一點回憶，文中所述，盡皆實事，未敢弄筆，欺我讀者，且無牢騷，以招譴責，自信信人，阿彌陀佛！

公安局下令紀念五一之第六日

渝州一青年草于古巴重慶。

歌謠論集

鍾敬文編
實價八角

歌謠在文學中的地位是盡人皆知的，但要覓一本完美的關於歌謠的著作，目下似乎還很難得。鍾敬文先生費了許多苦心，把現代的關於歌謠的譯著彙集起來，遂成這本歌謠論集。全書分三部：第一部是研究與討論，歌謠的性質，價值，起源，種類，表現的方法，以及其他重要問題，無不詳加闡明；第二部是各地歌謠敘述，不論國內或海外的中國歌謠均有論列；第三部是書評與書跋，即關於歌謠的書籍的批評及跋文。全書共四百餘頁，在現代的關於歌謠的著述中，可以算是唯一的了。

遊港雜記

澤川

香港這個地方，我真有點不大願意到。說來也奇怪，我在那裏住上兩天，就感到一種不知何所自來的厭煩。我覺得巍峨的大洋樓，崢嶸屹凸、透露着帝國主義特有的氣焰；在路上，在電車上，在無論什麼地方上，遇着的外國人，比較在中國內地遇着的，分外顯得兇惡，分外的倨傲。至於那些忘却了本來面目的印度人，仗着他們主人底勢力，在中國人面前作威作福，見了女人們又嘻皮涎臉，更其令我嫌惡。也許這就是我所以厭煩的來由吧。

前幾天我底一個朋友，由香港寫了一封信給我，叫我趕速到他那裏去一趟，說是有件緊要事情和我商議，也沒說明是件什麼事。我於是乎爲難了。去罷，明知香港種種的現象，和我底脾胃不對勁，「花錢買難受，是很不值得的事；不去罷，又恐防有件什麼緊要事情。因爲我不去，便耽誤了。經過了幾番思量，終於決定了，就在這天下午起程去。

由廣州到香港，坐七個鐘頭的輪船，每天有六隻船開行，確實是很便利；坐廣九火車更快，祇要四個鐘頭便到了。而且，車費較船費相宜。前兩年搭車的人很少，理由是，賊匪太多，常有劫車的事情發生。今年總算「訓政時期」開始了，政府也很注意，所以搭車的人

(27)

也逐漸增加。然而，他們要不是有緊急事務，還是坐船的。

這天下午我由大沙頭搭三點二十分開的快車。搭客不多，好幾個坐位還空着。車開行後，有兩個穿白斜布「中山裝」的查票員，「票呀！票呀！」的走來，我把票遞給他看，他便在票面上，用紅鉛筆畫了一道紅痕，遞還給我。此後便寂然了，除了機車頭拖着十幾輛客車向前奔騰的聲音。我由車窗向外望去，眼前一片青翠的禾秧往後倒退，跟着又見幾株樹木，向後退去了，一條幾丈長的小溪，上面浮着三四十隻鴨子退去了，一幅高過車窗的山坡，退去了。接着又是禾秧樹木山坡。看來看去，總是這些東西，房舍村莊很少見，把我底眼睛，看得迷迷糊糊。回轉頭來看車裏面的人，一個一個無精打彩的坐着。有垂低了頭打瞌睡的，有坐在那裏發癩的，也有望着窗外面的，最活潑而又快樂的，是兩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在喝咖啡茶。一個胖子，挺直了他底大圓肚，把雙腳伸張到他對面坐位底下去，很舒適地用他底腰脊半躺不躺的，歪在坐位上；忽又坐直起來，張開口，嘎睡一聲，吐了一口大痰在車板上，隨即合上了眼，睡着了。

車經樟木頂，此地一帶的房屋，不是缺少了牆壁，便是沒有了瓦頂，田地蕪了，樹木也砍掉了，剩下了巖巖的山邱。每隔幾里，便見一座土敏土做成的砲壘，是前數年東江戰事底

遺跡，煞是一幅淒冷景象！和火車路形成 Perpendicular 的一條小馬路，乃是楊坤如據估惠陽時築的，這條路直通到惠州，有長途汽車通行，現在大概沒有了。車軌旁邊，有兩三輛破爛汽車，橫躺在地面上。靠地的那面車輪子，已深深地陷入地土裏，其餘別部分，也都銹得不成模樣。祇有一輛藍身油白字的，彷彿還留着一樟惠沿途××」字樣。

廣九路，是我國和港政府合築的，由大沙頂至深圳（行車小三時）是華段；由深圳至九龍（行車四十五分鐘）是英段。英段的車路，穿過了三個大山洞，最大的一個山洞，火車要行五分鐘才能通過，車到了深圳，便換了英國人的機車頭，查票的，也換上了兩個祇知有港政府不知有本國的中國人，年輕而又傲慢。英氣勃勃地走上車來，手裏拿着把剪票用的剪銼子，用勁在各人坐的椅背上敲一下。用這一敲，來替代說「票呀」是何等省事，何等威風呀！可憐的是那位斜歪着睡的大胖子，本來躺得不十分穩當的他，被這猝然的一敲，把他從朦朧的夢裏驚醒，他便好像肚子裏有彈簧一般，跳彈起來，幸虧雙手把持得緊，沒有滑到坐位下面去。引得那兩個查票的也忍不住笑了。

這晚上八點鐘，車到九龍，轉坐小火輪過海。在這小火輪上面，可以望見燈光輝煌的香港。山上的洋樓，一層高一層的發出燈光來，上一層的暗些，再上一層又暗些。一直高到上

雲霄，竟分不出是星星，還是燈火。本來香港這塊地方面積不大，全靠在山的一週圍築路，蓋房，一層又一層向上開拓，聽說有火車直通山頂，我沒有坐過，也沒有上過山，上面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了。

我在香港住了三天，每日看見了許多卑污的面孔，熙來攘往。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事，偏令不願意看，不願聽的我，看見了，聽見了。我看見碼頭上驗行李的差人，把手伸進箱子裏面去接受旅客給他的洋錢，接受了後，隨即伸出手來在箱子上用白粉快快地畫記號。我聽見一個差人在酒店門口和一個侍役說：「那客人分明是給五塊錢，你怎好說三塊」像這類的事，總會隨時遇到的，假使能夠留心的說話。

我在這短期間，居然也認識了幾位朋友。一位是在港政府作事的，在香港叫作 *Govern-ment Service*。其餘有學生，也有工人。他們告訴了我許多有趣的事，令我增長了不少見識，這總算是我到香港一趟，得來的酬報了。他們對我說的話，雖則是東鱗西爪，然而把牠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香港近年來的狀況了。

政府方面：在未罷工之前，香港這個地方，是怎樣的繁盛，誰都知道的了。每天出口進口的輪船有幾十號。每年政府收入，除行政經費，市政經費，填海，闢路，炸山，……等開

銷之外，還可以贖出三四百萬元，解回倫敦去。自從一九二五年大罷工後，情形大差了，收入也銳減了。商業一時不能恢復原狀，所以政府的收入，也一時不能收足舊額。總督金文泰偏又好勝，以為前任總督史塔士每年有三四百元解回英倫，倘使他不能照辦，似乎有失體面。他於是限定預算，無論如何，須贖出這個數目，寧可香港政府方面節省。凡預定應辦而未辦，或已辦而未辦了的建築，工程，路政等，都暫時停頓，或先進行一部分；行政機關，及其他直轄政府的機關，一律實行裁員減薪的辦法，或將幾個機關合併起來。每個機關祇准每月支銷雜項費用二百元。這麼一來，政府有許多事情，都不能夠施行的。

商界：罷工風潮影響商界最深，尤其是外國洋行。從前最著名的洛士利洋行，在這期間倒閉了。商場既受了這樣深刻而又劇烈的打擊，連帶着失業的人數，就像潮水般加增了。到現在還有好幾萬人，所以遇着有二三十元的席位，便好像螞蟻遇着了蜜糖一般，爭着搶。甚至於十元八塊的位置，也同樣的許多人逐鹿；更有一般人，願意不受薪水，盡一年半載的義務之後，再商量要求工資。還有一種卑劣到極點的手段，說出來誰都以為稀奇的。譬如甲是在某洋行供職的，恰巧這洋行出了個缺，甲便跑到外面去招搖操縱；操縱的結果，把乙介紹進去了。而乙則以他自己的兩個月或三個月的薪水送給甲，作為介紹的酬勞這種辦法，已

成爲很普遍的事。還有故意弄掉幾個沒有勢力的職員好來玩這齣把戲，也不少見。

工界：工界和商界一樣的受損失，雖然罷工潮平復了之後，各工廠仍照舊開工。然而建築及其他工程少了，便成了供過於求的趨勢，失業人數也不少。從前遇着一批工程，非有很大的工價不肯幹，現在和先前恰恰相反。所以，從前的工人，雖不十分老練的，每日也可以得一元五角的工資，至於老手的，(Skilful worker)五六元一天也可以找到。現下工人想到工廠裏的做工，也和向洋行公司求事一樣的要賄賂，這種賄賂，是工頭 (Zuehobone) 的權利了。通行是這樣：好比工廠規定，每一個工人每天的工資一元五，而工人本身祇得一元二，那三角錢算是工頭的。間或也有得到一元三的，這就得看未入工廠之前，怎麼和工頭規定了。

學界：和罷工風潮沒有關係的是學界，但也和先前稍有變更。從前的學校（指大學以下說）注重英文，聖經，而現在却偏重古文，經典。要是古文……之類考試不及格，即使英文強也不能升班。說也奇怪，有幾個英國人當查學司的，居然也能夠背得出前出師表，後出師表，和十幾首唐詩。每逢到小學校裏去查學，必定挑選一兩個小學生背誦幾句。背得過時，他便伸手撫摸着小學生的頭說：「你真乖」，後來那些國文教員知道了外國人熟識那幾篇古文，那幾首唐詩，便把這幾篇書教會了小學生，叫他們天天背誦，好待下次來查。香港既

然看重了古文，經書之類，於是，那些彎腰拱背的翰林，舉人，秀才之流，爭先恐後的到香港設塾。並且舉出二三個名頭大的，來作發起人，組織了一個孔教會，這個孔教會，聽說，竟積下了三四十萬元基金，每年開銷兩間義學的經費千餘元。此外還有什麼用途，我因為不是會員，不得而知了。我這次到香港，看見了一張又是發起建築孔聖堂的宣言說：南洋烟草公司的簡孔照先生捐一大段地，希望大衆也多多捐助……。這件事大概可以成功吧，因為香港的富翁，對於這類事情向來是很慷慨的。

三天功夫所聽到的，所見到的，都簡括地紀在這篇東西裏面了。至於詳細情形，等待比我更知得清楚的朋友們報告吧。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夜午

兩種可注意的

民間趣事

新仔壻的故事

林蘭編
實價四角

這裏面大都是些呆子的故事，在民間普遍地流傳着，是民衆勞働之餘最足解除疲勞，舒暢胸懷的聖品，不獨可使讀者解頤，且爲研究民衆文學者極好的參攷材料，

巧舌婦的故事

林蘭編
實價四角

這是一冊驚人的富有藝術意味的民間故事，在這裏面充滿着鬥智的，譏刺的，調笑的，一語雙關的，天真爛漫的對話，詩歌與對聯，祇就技巧的一點而言，已是關心民衆文藝者所必需注意的了。

隨感錄

一九三〇國醫

北斗

九月二日新晨報上有這一則新聞：

「外城醫院中醫停診」

北平醫院由政府設立者有內外城官醫院兩處，以便貧病者就診。其院內之組織原分爲事務長西醫長中醫長三者，各自獨立，不相侵越，從來不設院長，因院長須有中西醫之資格學識，始可管轄全院，否則難免有偏重偏輕之弊。此次北伐成功，政局陡變，北平特別市政府委任陳祀邦爲內城醫院院長，殿初爲外城醫院院長，陳殿均以西醫資格爲長該院，對於中醫方面難免有所歧視。日前外城醫院因經費問題停診十天，昨日起復行開診，本社訪員李君因病前往該院，就診中醫。接該院人云，本日出診均係西醫，未有中醫。查其原因大意殿初對於該院以後擬均用西醫，不用中醫，但吾國人之心理大半皆喜中醫，現在內外城醫院中西醫

(35)

之成績，中醫實較西醫爲優，平時疾病之就診于中醫者實居多數。聞昨日國醫公會對於此事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第以記者之平心而論，中醫爲吾國之國粹，經數千年歷聖相傳，醫理精微，治法完備，實不亞于西醫，究竟中西醫皆係爲人治病，各有所長，不容有所偏廢也云。」

案官醫院停診以後復開的第一天新晨報社訪員李君去看病，找不到國粹的中醫，于是新晨報社記者平心而論歷聖相傳的醫理與治法，于是國醫公會即在當天召開會議，他們一羣人的辦法敏捷，布置周密，真可佩服！至于結果呢？九月二十七日世界日報上載：

「市政府提倡中國醫學

昨訓令衛生局

說中西醫學不可偏廢

北平市府近今衛生局，關於全市人民的保育極爲注意。原令照錄於左：

查自西學東漸，醫院醫校之設日多，其間所研究探討者多屬西學，其補劑自屬不少，唯吾國數千年岐黃舊術，反致湮沒不彰。須知中西醫術各有專長，未可偏廢。中醫著述導源不同，其後代有專家，關於元勝制治之理無不闡發精微，卓著明效，即針灸推拈各法亦多不傳之

秘。社會信仰之心積累甚久，莫不視為切身利害所關，亟應設法爲之調劑。一面搜羅中醫名著，採集國有道地藥材，於學理藥性雙方加以深造，自必發揚光大。一面研究西醫學理，參酌調劑，各取其精，各汰其弊。庶不致畸輕畸重，而全市人民亦可賴以保育，爲此令仰該局，統籌兼顧，融合並行，造福人羣，發揚國光，實利賴之。此令。」

我們將這兩篇比較一下，雖不敢斷定報社記者與市府秘書都是國醫公會中人，總之是相去不遠，而這一篇輿論與一道府令是國醫公會討論辦法之結果，那是無可疑的。嗚呼，國醫與國醫公會之偉大，新晨報記者與北平市長之忠誠，均可以傳矣！

一九四 你也要喫炸肉嗎？

黃 九

昨夜竟夜不眠，今晨尙不到六時就起來了。盥漱之後，隨手拏了一本法國的浪漫主義，便跑去翠湖散步。隨後终于在圖書館前面石欄檻上坐着，一口氣便把牠讀完。把書關好，仍倚着欄檻，看看夾隄上的秋柳。過了一會，肚裏略覺餓了；試看時計，已在八點半鐘。于是遂慢慢地望回家的路上走着。心裏還一面在盤算維宜和米塞的異同，究竟他兩人的思想，有否調合的可能（？）這因爲我讀過此書之後，覺得裏面所提及的近時代的文人，——自盧騷

以迄聖佩章——內中只有這兩人還合我意；並且是兩個都歡喜的。

及至走近文廟橫街街口，將轉彎時，我不自意識地抬頭一望，看見牆上常貼廣告的處所，有兩張文字全同底紅字告白新貼着；原文已不復記憶了，只彷彿記得大意是：「孔聖祀典，中央有明令廢止，省政府亦議決遵辦；現有多人自動組設『自由祀孔會』，于舊歷八月初一上午之時，按歷來大典致祭。凡願加入者，不論何人，只須捐款二元以上十元以下，皆得與祀；且復得同沾分食胙肉列名祀榜之權利」云云。我看過這張告白之後，同時不禁聯想起最近的幾件事來。首先聯想到的是：前幾天也是在街上見着的一張告白，是「自由祀孔會的發起啓事」類的東西；以正值有事匆行，未看原文，僅瞟眼看見三大排發起人中的幾個人名。內中最先的一個，自然是我們貴省爲清朝之亡而不屑于改節的翰林公，又當過提學使，現在却是入了「同善社」學坐功，又會念「靜土宗」的阿彌陀佛，又會扶乩，由乩筆降三教天經，已經封了甚麼「大天尊」，而且同時又是出入程朱，翼經衛道的，（這一條大街，請排字的朋友注意！假使弄錯一字，使他老人家背冤枉，那我可就担不起了。）大名鼎鼎的陳榮昌陳小圃別號困叟先生的了。此外還有幾位什麼委員呢，什麼長，什麼官呢；其餘的我雖未看清；但差幸沒有無名小卒在內，使我不認識，大抵都是一些在朝在野的大人先生罷哩。想

來總不至于有甚麼所謂的劣紳土豪吧？其次；我又聯想到一種許是謠言的話。便是這幾天所傳聞着的，說是蔡子民廢止孔祀，是要以此項祀孔的錢，拏來撥充每年祀我們那位先總理的花費。這話的是否確，像我們這等第三個有閑而不配留心黨國大事的人們，其不敢確定也正如聽見蔣總司令的牙痛而不敢確定是一樣的。最後：就又想到最近在那已經易了洋式鐵門的文廟的大門上懸着的一付燈聯。這一付聯，聽說也是陳大天尊的手筆。聯語是：「孔祀依然；試問父，老，弟，兄，孰忍聞個人禁令？民心在此；請看農，工，商，賈，齊崇拜至聖先師。」似這樣念頭起伏起伏的想着，不覺已來到家裏，吃過早飯，我的朋友T先生來訪，開頭我就問他：

「你也要吃肥肉嗎？」

T先生摸不着頭腦地十分詫愕。後來經我解釋給他；并告以政府祭祀費用的轉移挪用的所聞，他纔微笑着說道：

「不期漢武帝罷黜百家，一宗孔子的愚民政策，到壽終正寢時，還有這幾希的回光返照！其魔力也就算深了！但不知移轉挪用的話真不真？若果屬真；那麼這一度的××政策，不知其命運與漢武的孰短孰長？至其性質上手續上的差別如何？那可就不會批評了！不過他們

「自由祀孔會的規定，要二元以上，纔得肥肉吃；這肉價也就可觀了呵！……」

一九二八，九，四，自昆明湖畔寄。

一九五 新舊同志

若 狂

記得幾年前我們的先生教我們對對子的時候說：「譬如天對地，新對舊……斷不會天對雞糞，新對老糊塗」。

這位先生是個做了三十年童生，到清朝倒後還考不到一個窮秀才，幾乎把「此巷無路」解爲「北港魚跳」的昏庸老朽。不過「倚老賣老」，騙騙鄉老的一碗飯吃罷了。其實與其稱他先生，不如簡捷地叫他罪人。然而，關於「新對舊，天對地」却不會說錯。所以我對於「舊黨員與新黨員」的區別，總是以爲專在黨員進黨的前後久暫，并且自信這界說是並無疑義的。

想不到千錯萬錯錯在自己是個現代青年。黨國先輩近來常常爲着青年的不顧身家去革命而危懼。片刻不安地先先後後各自發表停止青年運動的謀略，想來救濟的救濟：想來糾正的糾正。原來糾正。原因是革命時期已經終止了；青年思想謬誤，還要革下去。我是個青年，思想已

錯了，先前竊以爲千真萬確的新舊黨員的解說，在胡漢民先生看起來却是千錯萬錯了！

看上海新聞，知道本月廿四日他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中報告他周遊列國的感想的時候，說了下面這一段話：

「現在每有人言此新同志彼舊同志，實則果爲真新真舊，余均佩服，因舊同志卽老同志，愈舊愈好，愈老愈好，如此可以表示其在黨中革命之歷史，犧牲之成績，吾人固應加以敬重，新同志則其新字應注重真實二字，如做不到，無論如何新奇，不得謂之新，能做到之新，方爲真正之新，新的理論，應根據事實，與事實互爲照應，方可使人相信也，非抄襲別人幾句老文章，而自以爲新也。」

那末，國民黨中不但有了派，而且也有了黨。舊同志等于老同志，愈老愈好，愈舊愈好（這可無甚出入）。而新同志呢？——等于新黨的同志，新奇的同志，新理論的同志（并不是新進黨的同志了）。

照這樣說，新舊同志儘可以不必理論合一，不必志向相同；新的自新，舊的自舊，只要真新真舊便可以互稱同志！胡先生提倡着糾正青年思想的謬誤，自己的思想理論當然是再四糾正過的；這更不待說是在這一次周遊列國的途中，廢寢忘餐苦想出來的妙論。至于錯

(41)

(42)

呢？——大概不外乎就在我這所謂有了謬誤思想的青年吧！

胡先生是舊同志，當然舊同志滿多；另外又有所謂「新同志」的同志。閉目一想，自己連半個跟我完全志同道合的同志也沒有，又怎麼叫我不羨煞呢？悲夫！

十七，九，二十五日讀報誤感。

通信

記者先生：

近讀語絲，常見「剪報」的事，小子不敏，也想來學一下東施效顰，不知語絲肯給我一些篇幅把剪下來的幾行字翻印出來否？倘若回話是屬於正面的，下面便是剪來的原報。

然而這裏還有一個「可憐的聲明」：（「可憐的聲明」云者，因為這是我們貴國專利的言論自由所必需的聲明故也。）小子是壓根兒不懂得「衆人的事」的政治的；（這的確是偉大的革命時代的落伍者；革命的詩人們，不要見笑吧。）故此從報紙上剪起這幾行字來的動作是絕對沒有政治意味的。我剪起這幾行的新聞來的原因大概是這樣：

（一）我覺得近來我們的報館編輯多少有點進步了，因為他們已經曉得在幽默的字裏行間暗示給我們讀者一種批評，這即是說，他們已經曉得把兩種社會上絕對不同的情形編排在連續的一起來。（這是小子忖度的話而已，不知報館編者是否真的是有意這樣，抑是偶然這樣，我實在不知；恐怕冤枉了他們報館編輯先生，故特聲明。）因為是想對他們編輯者表示敬意，所以便這樣做的。

（ 43 ）

(二)我覺得這幾行新聞裏面是含着一幅很奇妙的圖畫的，那圖畫裏面是含着兩個絕對相反的分分子，倘若粗淺地說來那圖畫是有點像基督教的「寬窄路圖」的。因為自己不懂得寫圖畫，但又想把自己以為可以做圖畫的材料的事情存起來獻給革命的畫家；所以便也剪起報來了。

閒話少說，就把剪來的報貼在下面吧。

●白崇禧戰後之演說

▲此次作戰祇能說是打土匪

▲平奉路駐外兵最堪痛心

天津 白崇禧二十七晚在唐山行轅宴從軍記者，演說云，此次肅清直魯殘軍，祇能說是打土匪，不能說與軍隊作戰，張宗昌褚玉璞劉振邦便是土匪頭兒，張善逃跑，不料此番仍被免脫，甚覺可惜，此次戰役，雙方死傷約七萬餘人，雖云國奉夾擊，我方損失特重，許琨王棟劉振邦于世銘等部，來降者二萬餘人，惟僅繳七八千支槍，平奉路外兵甚多，英兵不下千餘，此為最堪痛心者，稍不小心，即起糾紛，差幸各國諒解，但不能以外兵不干涉為榮，實

應引以爲恥，日本浪人陰助張褚，尤堪痛心，想起東征之苦，令人淚下，當打古冶時，各軍斷食三日，欠餉兩月，當此秋深，士兵猶着單衣草履，而唐山以西，十室九空，民生問題，實關重要，最後又云，中國不應希望他國承認，蓋中國立國數千年，誰能否認我國歷史，

二十八日下午七鐘

●胡蔣等赴湯山賞月

南京 中秋節胡蔣李戴各要人聯袂赴湯山游覽陳調元亦於十時前往，

二十八日

南京 京市公安局今晚開同樂會，備西餐五百分全體聚餐，局長孫伯文卽席演說，

南京 前日有衡陽難民數百人，在市內乞食。已由公安局派人遣送至下關，搭輪赴漢轉

回原籍，

二十八日下午十鐘

原本也想寫幾句感想的話的，但生命要緊，故還是幽默吧，反正讀過原文的人都會有多少相像的感想的呀。

完了，祝你撰安。

落伍少年 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通信

四五

胡蝶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半

這個集子是十個有着關連的短篇，作者在叙文中說：「我不是個無情者，我底顯不出我底情愛，只是爲着環境的拘束，掙不脫這拘束，是所受心之創傷未愈，現在無論如何，心所愛想的總得想，既然想着了總得寫出來，盡量的寫出心中所蘊蓄的愛情的結果，便成了這個集子，有兩句詩代序「窗前飛過花胡蝶，遊絲一縷任風飄，」可見作者下筆時的心情和含義。